

後漢書

冊三

後漢書卷一百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

賢注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劉虞傳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

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恭王之

後王恭當作劉欣曰注案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

通五經東海王恭之

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

太恭王

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

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

荒餘以蔬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

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

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本

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軍糧不續也

國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

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軍糧不續也

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獲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爲其客王政所殺

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容丘縣屬東海

郡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

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

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

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

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

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

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

徙虞雖爲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

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

夙猶舊也

初詔令公

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衆以自强大而

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爲政仁愛念利民物由

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

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

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乃遣故

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

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

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

外于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

勑力

說文曰勑力同心音力并力也左傳曰六

又音六

盡心王室而反造

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

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

從事鮮于銀

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爲從事太祖北征

烏桓令

疇將衆上徐無不出盧龍歷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

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

蒙險間行奉使長

安獻帝旣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爲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

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旣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慢武慢也數也尚書日讀也於祭祀也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

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

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

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勑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篩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

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
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
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呴曰若虞應爲天子者天當
風雨以相救時旱熱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
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名瓚乃上訓爲幽州刺史
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
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
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紩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
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支音巨移反家世二
千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
事辯慧事當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

典略曰瓚性辯慧每自白

之魏志云侯太守妻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綠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瓊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瓊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醉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旣行於道得赦瓊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瓊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瓊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瓊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卽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瓊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

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

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

虜遂大敗棄妻

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阤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劉攽曰遠當作還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

○劉攽曰當作警

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

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

錯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

燒孟津

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

稱黑

平陰河津伯上事以誅忠等爲辭燒

董卓造爲亂始紹

罪一也卓旣無禮

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

君父而棄置節傳

傳音丁
戀反

進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

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

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

告父兄至使太傅

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

也

左傳曰兩釋死曰纍縛囚杜預曰纍繫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

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

紹旣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

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

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

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咨嗟

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

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璽

每有所下輒阜囊施檢文

稱詔書

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

昔亡新僭侈漸以卽真亡

新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梯

也詩曰職爲亂階

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

星工者

賂

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

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

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

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

姚貢紹以貪憚

憚音力舍反

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

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

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

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

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

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

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

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

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晉文爲踐土之會重耳爲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於鄭晉文公

楚以致蕡茅

蕡茅靈茅以

供祭祀也

左傳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貞苞茅不入王祭

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以微

誅曹衛以章無禮

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

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

臣雖闔茸名非先賢

闔猶下也茸細也

茸音人勇反

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鉄鉞奉辭

鉄音方于反塹也鉞斧也

伐罪

刃音人反塹也

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

事克捷罪人斯得

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

庶續桓文忠誠之

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

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

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

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

橋

獻帝紀名解見

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

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

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水在幽州歸義縣界入

巨馬水

自易州道縣界流

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

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

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

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

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

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敗

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

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

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前書易縣屬涿

郡續漢志故城在今幽州

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

乃盛脩營壘樓觀

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

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

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
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
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
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
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
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
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
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
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
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
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
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
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

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
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
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
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
時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垂手而決天至於今
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
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檣卽檣字見說文釋名曰
樓露也上無覆屋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
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
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
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
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
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